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曹方昇

抑菴文後集卷十八

明 王直 撰

序

鄭氏四老圖詩序

皇明混一區宇將百年仁恩義澤浹洽乎天下天下之人皆得享夫安静和平之福故耄期之老所在有之誠太平極盛之世也觀於鄭氏四老可見矣鄭氏家盱江為盛族而四老者皆同産且皆壽考康寧壽考康寧非

德不足以致之此其所謂盛也四老伯守中年八十二仲秉中七十七叔則中七十三其季敬中亦年七十矣伯氏之子誠字文寶嘗為吏部侍郎有名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即以其官封守中守中膺三品之貴有命服之華上下輝暎煌煌如也於是鄭氏光榮碩大鄉族無與比者佳時暇日兄弟聚於一堂披閱卷帙談論古今或命尊酒諧燕嬉則更起為壽迭相酬勸其諸子孫羅列左右各以序進捧觴稱慶懽忻鼓舞不知日之夕也

天下之樂蓋莫有加於此者盱江之士大夫歆羨之不已乃命畫者繪為圖而相與歌詠之今年季氏之子某来京師介司務程廷儀過予道其事且稱四老之精明不衰而祈其壽之永也求予致一言予昔與文實遊而重之然於四老則未獲一見今文實已矣而四老皆康强文實有知當亦喜無憾也然竊計之伯氏之生適我太祖皇帝受命之時天地交泰陰陽和暢清明純厚之氣已見於發育之中伯氏得之以生而諸弟繼之重以

列聖涵養之德故能各遂其生成而皆至於悠久是豈偶然之故哉有元之時會川有尹先生者伯仲同乳至泰定丁夘皆九十矣二季亦各八十餘當時見於賦詠者多舘閣之賢虞文靖公為序以人瑞稱之夫天下之壽者多矣然未必萃於一家萃於一家有矣未必出於同氣尹氏兄弟如此得不謂之人瑞乎今鄭氏兄弟四人同産而又同壽其年益加將不與尹氏兄弟等乎予聞之德者壽之本南山有臺之詩以無疆無期祝君子

之壽矣而必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使鄭氏四老年彌高德彌卲保養其子孫而至於耄期復有君子者賦詠之雖亦謂之人瑞可也今是詩也豈獨鄭氏之榮觀哉朝廷仁育天下鴻休鉅美亦於此見矣不可以不傳也故為序之使傳焉亦因以啓夫後之作者云耳

送羅文振序

羅氏本吉水右族文振之尊府始居山陽故今為山陽

人永樂中予在翰林文振弟銓字文衡取進士為監察御史以廉能有名於當時予甚重之因相與往来文衡亦以先世與予居同郡而篤於相好由是文振亦厚予雖跡不能相親其意甚洽也文振居山陽湖上當南北之衝人之過此者多能道其禮賢下士矜窮恤匱而文振之義聲亦藉藉予固嘉其兄弟皆賢而世能及者鮮矣未幾文衡陞湖廣按察使摧惡佑善去弊興利威行惠施近悅遠懐憲使之賢莫有加焉者也文振則能出

穀以佐有司賑飢民天子下璽書褒其義當謝恩闕下而文衡亦以考績来凡弟同載上京師人之素相慕者莫不喜而其心亦甚樂也及文振歸予作長詩以贈行令别十餘年乃復至而予不暇一相見若文衡則仙去亦久矣俯仰今昔何能不慨於心哉文衡有一男二女文振皆長育之歸其次女於刑部尚書金公之次子弼而親送至北京金公嘗與文衡同筆硯朋友契誼雖甚厚今文振以婚姻之好不遠數千里而来其尤篤於義

者也親戚朋友皆相惇以義不亦古之道也哉然予於是有感矣世之淺丈夫者其初於親戚兄弟非不懽然相得也至於死生契濶之際而計得失難易少有不變其初心者於是遺親棄故反天常逆人紀而甘心於不義此君子之所深歎也則予於文振安得不深嘉而重美之哉文振將歸凡達官顯人與其兄弟素厚者屬予文為贈予固厚文振且欲勵夫世之未能然者故為序以贈之




送彭教諭致仕序

彭王世婚姻家直與士淳內外兄弟也自為童子時常得拜彭氏叔祖叔父其所以教愛直者猶同姓至親不以異姓視也次則士淳與凡士本誼最篤士本無官情樂閒放從容自得於田里直與士淳則相繼出士淳為教官以其道淑後進世稱賢師儒者必歸之直濫官京師上無補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負素餐之譏者四十又七年其視士淳蓋有愧多矣士淳年既六十四而舊

患風濕疾加劇足不良於行至是丁外艱起復遂以疾聞於上得致事而去眷念疇昔歆然於懷慕回路之請贈與處也故有欲為士淳言者兩家世以儒為業其行修其名立久矣今之後輩亦有怠廢前人之業而無以植身者乎感發其志意而誘掖其進課勵以要其成在士淳而已直之子孫蓋誠有賴矣况彭氏子孫哉古之君子致仕而歸則為里塾師以孝順儉勤仁義忠信教鄉里子弟故畎畝之間髦士出焉賢才成風俗美而治

道盛矣士淳可不加之意乎直年七十二少士本一歲而三人者皆有田在西郭士本既享其樂今士淳又歸矣直之老病旦夕當得請怡塘觀山杖屨往来覩歲物之豐成感皇恩之優厚烹肥擊鮮擷嘉蔬釃旨酒相與勸酬引滿而酌之醉飽鼓腹詠歌聖化以繼康衢之謡而傳之萬世使知今日太平之盛此儒者之事亦士淳之所樂也故併書之以為贈行序士淳亦有以處我哉

送王知縣序

安吉縣令王某者薊人也坐累留京師且一年既得白將歸其縣學教諭郭先生考績當陞郡博士需次亦留京與其弟子之升太學者張升張初孫禮金朴来告予曰王侯初為監察御史有名既而拜靈壁令又移安吉皆以寛厚得人心且其来也非其所自致者今得白而歸則其人之幸也惟吾等思有以贈其行故願得一言焉郭先生有文學德誼初為予邑庠師予所從受業非苟譽人者况所謂寛厚得民固吾之所重其安可默邪

古之君子之居民上以其仁也非徒任才而已矣夫寛厚者仁之徳也寛則能有所容而褊迫苛細之令不行然後物得其安厚則能有所載而刻薄殘忍之政不行然後物得其養而吾之志可行乎其間書曰御衆以寛易之象曰君子以厚徳載物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寛不足以容厚不足以載操切慘覈一極其才之所至而止此鄙人薄夫之所以自快而君子不貴矣然則亦何樂而為之哉以予所見而得其人焉汲汲以為名倖倖以

用智任情於鈎摭之末伸威於鞭朴之間赫然自以為神明然徒逞乎外而不檢乎内豪民黠胥因縁以為姦而陰售其譊卒之戕民生而自辱焉嗚呼為民父母之道豈當如是耶其敗固宜矣然後益信聖人之所云者雖蠻世可行也仇覽不罰陳元而使為孝子兒寛不忍苛暴督賦而反以最聞若此者不一也誠意既孚孰肯悖且慢哉而何以鄙薄為也若乃弛縱以為寛婾婀以為厚則非予之所知矣予既嘉侯之善而重郭先生之

命故為贈言而不辭俟果有取於予言哉

劉敏英甫壽詩序

萬安劉敏英甫以元至正辛丑十月缺日生至今永樂庚子蓋六十年矣其子友臨與其姪友震廣經廣衡將以是日會宗族鄉黨置酒作樂以為壽而吾邑之賢之厚於敏英甫者又作為歌詩以慶之鄉貢進士張僉時薦持以求予序夫君子之居其鄉有子孫之奉賓客之娛田園足以具衣食池沼足以供遊釣而又獲夫壽考康

寧之福若敏英甫者何其幸哉此慶壽之詩之所宜作也昔先王之世忠厚之澤浹於遠邇上之所以安養其人者必使之壽考以享優游之樂而其人亦皆相與引翼以自樂於胡考之休歲時閒暇舉酒相懽其祝嘏之詞不曰壽考維祺則曰黄耇無疆於乎盛哉若夫鴇羽之惄陟岵之嗟蓋又出於衰世之所為者此行葦諸詩之所以為盛也是以後之君子讀其詩而知王道之隆替人事之得失風俗之厚薄禮樂之廢興故曰詩可以

觀然則諸賢慶壽之詩豈止為敏英甫一身一家之榮而已哉抑嘗究夫敏英甫始生之歲正上天新命之時我太祖皇帝龍興之日陽和發育之仁已回於霜雪凋瘁之中故夫人物生於其時稟風氣之純固涵德澤之深厚皆得以悠久而無害譬諸松柏據土地之饒受雨露之潤至於大百圍歷千歲拂日月而干雲霓者其理固應爾也則予於敏英甫之壽安得不推所自而深美之哉況其子孫之多賢而賓客之有文也後之人讀是

詩因敏英甫之壽而仰國家慶澤之長太平文物之盛必有低佪羨慕於無窮者故為序其詩使傳焉

贈王約歲貢序

國朝養士之制内設國子監其外府州縣皆立學每歲貢其賢者各有數而屬之禮部聞於天子則又以屬之翰林考其經義而定其中否其不中者禮部還之於其學而降罰焉其中者則又以聞而屬之國子監使敎篤其已能增益所未至祭酒司業端表儀於上博士助教

勤誨於下士之處此有不成其德達其材者寡矣由是歷事於諸司則又加考察焉滿三月書其勤於事慎於守者以聞而屬之吏部擢用之其不由此者則以其學羣試於有司往往登巍科躋膴仕其塌然不振者蓋頽然自放者也予在翰林十八年所見貢士多矣又數喜從人問其詳其曰某也長於材而達於政則後之歷事而有顯名者必此人也其曰某也勤於學而敏於文則後之取進士而登顯位者亦必此人也蓋未嘗不歎夫

朝廷待士之厚而為士者之遭也而又益信夫士惟無實則已苟隆其實則屢試屢進有以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於乎何其幸哉廬陵王約為吉安府學生既有年今年春予始識之恂恂恭讓盖其學可知矣將充貢上京師其自禮部試翰林遊太學以其所實有者大振耀於時盖可必也而予舅氏歐陽先生數取予文贈其行予不敢辭然念不能有益於約也姑書朝廷所以待士之厚與士之當隆其實者如此以送之庶幾相勉於

遠大也

送劉進士赴京序

廬陵劉禮讓既舉進士官京師未幾以内艱歸終三年將復詣京師予内弟歐陽士則於禮讓有講學之益求予為言贈其行予謂禮讓明經取進士其於聖賢之道益講之精矣即予有言亦禮讓之所已知也所不必知者則予之所不必言也雖然予與禮讓皆以進士發身其有概於予心者試相與言焉可也夫進士之科始於

隋唐宋皆重之而尤盛於今盖自貢於鄉會試於禮部賜對於大廷其光寵也至矣及授以官往往職禁近副九卿當藩臬之寄領郡邑之專其任用也重矣然天下之人所以責望於進士者亦不輕也其言合乎道其行中乎理矣則曰彼為進士宜如是其不然者則必相與誚讓之不貸也夫仕者豈止進士而已哉而人獨嚴於進士如此豈非享其名者人固求其實耶可不懼哉然自開科以來其他之為進士者予不能知若吾廬陵名

實之相副者葢多有矣獨若予者誠所謂誚讓而不貸者也其安得不警且懼乎然甞思之昔之君子文學之純正德行之粹美政事之寛和名節之崇高者若歐陽文忠公胡忠簡公楊忠襄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與信國文忠公者葢鮮其所為道皆古聖賢之道天下後世之所仰望而師法者也况鄉郡之後進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近法諸公而遠跡聖賢其亦幾乎其可哉禮讓必有同予懷者矣禮讓抱英偉之才負邁往之氣

其實之稱名也審矣此予所顧受益者也故慕回路二子之相贈與處也而有以贈禮讓禮讓其必有以處我也夫

送尹同知序

君子之仕也盡其道於君而不能及其親者盖有矣此忠孝之所以難也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盖勤於其職而於親有不暇顧則惟極其憂思而已矣然則有能兼之者豈非

人之所大欲哉尹君自道之佐潊江在雲南萬里外其母蓋八十餘不能就養以食其禄自道慊然於懐者二年矣今年以考績自京師過故鄉得拜其母於堂上盡其敬愛之心油油翼翼不忍去左右然當復之潊江而其心終有不釋然者於是吾黨之士相與會於城南濟渡菴之僧舍而慰勉焉酒半有作而言者曰君子之孝莫重於顯親今佐一郡為天子收小民民懐其德而皆推本於父母之賢則為孝至矣又曰子之尊府典教三

十年而子兄弟又繼顯令之有家皆禄俸之餘也是可以榮養矣何必澂江哉又曰國朝之制居官有成績者天子皆推恩及其親子之官五品於親得封宜人子其務此其榮莫大矣自道矍然起謝曰君之言美矣敢不拜教而更勉於大者焉於是人皆知自道之能有為而忠孝之兼盡也乃取唐盧藏用詩國為休徵選名因仲舉題二句為韻各賦詩二首以送之予因次第其言以為序云

贈沈侯赴任詩序

吳興沈侯自上林苑典署改令吾泰和泰和士者訪其才行而喜於得侯然不知者乃誣縣為難治故予樂相與道之泰和居吉安上流其地濵大江農工商賈各勤其所事田利之入足以養其人非甚凶年蓋無有凍餒者其俗喜讀書自城郭至山谷之間吟誦之聲相聞不間於貴賤貧富故多能知道理識是非賦税力役以供公上其分之所當然者無不盡其心縣官始至察其

行果賢也即相戒勿犯凡有所令争勸趍之蓋自昔如此予為童子時江陰徐侯来為令尊賢下士訪民之所欲惡而斟酌罷行之大姦巨蠧為民害者一切掃除民有訟皆立斷不以委吏無情者不敢至其前科徴調發必驗民力之所宜民大恱服故事無不治後竟以滿去又十五六年永嘉吴侯来主縣簿清慎樂易小大之事皆親之豪民猾胥不得肆其惡於時當餽運之德州緩者以軍法從事衆多憚行侯獨任其責而民皆樂從無

後者一縣之人惟侯令是聽不幸以疾終於位之二侯者民至於今頌之其他之為縣者好近小人以濟其私或剛暴以殘民而乖争陵犯之風興或柔靡以縱民而慢易玩褻之俗成循習之久於是縣始若難治然豈縣之難治哉其變化蓋有由也縣之父老感念疇昔盻盻然歎曰安得復有仁人君子奉法循理適寛猛之宜行是非之公者以撫我乎其朝夕望之蓋如農夫之望歳也乃今幸而得侯侯誠有以慰民望則民服侯之化如

曩時而後信縣之易治嗚呼泰和文獻之地忠義之邦也於此而謂難治豈非厚誣也哉在侯所以化導之耳故為序以贈之而諸公之詩系焉蓋望夫德化之成也

曾生哀挽詩序

生名秬字光薦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先生子也先生早有子二人皆夭及得生最鍾愛遣從錢侍讀尹編修學聰悟異常兒隨先生往来兩京間識益進志益勵年十五六歸永豐大肆力於學足跡未嘗至

於城府凡經傳微言奥義皆通念曉析常屈其儕輩為
文章必攄於理而才足以發之頃刻成數百言自謂一
第可俯拾先生期以遠到故未就試生既苦心為學至
忘寢食因得羸疾命良醫治之疾愈復力學如初故疾
止而復作至於三四竟以宣德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
於家年二十一訃聞京師先生哭之慟予與諸公素奇
生聞其死皆往吊先生出其平日所寄詩皆俊麗有思
致諸公益悼惜而先生哭益哀初生侍先生自北還至

臨清舟行遇棧而敗水湧入舟同載者皆走避先生病卧舟中命隷人抱生登岸生曰父病不能起兒忍棄父求活耶不肯往拊膺大哭會救至俱得免生時纔十歲其孝愛蓋性然也嗚呼生之文學性行如此又承世德之懿宜享其福而竟止於斯所謂天道佑善者非邪古稱仁者有後其信然邪豈所謂天之未定者邪抑生之命止於此而已邪予蓋不能詰也世之貴游子弟藉其勢力不溺志於聲色貨利即撓法干政凌轢善柔以辱

累其父兄生則異於是然彼乃不死而生死焉豈不深可悲也哉諸公憐生者皆作詩哀之予故著其可哀之實以冠於篇端使覽者得詳焉

贈楊知縣歸省序

仕莫善於為令而亦莫難於為令葢令長民者也凡朝廷所付安養斯民之政與已所學父母斯民之道皆親行之無不如志而民之被其惠者亦親戴之如父母故曰仕莫善於為令其或處京邑之繁與夫水陸之衝徼

輸調發取辦於一時欲寛裕以利民則妨事欲嚴廹以趍事則病民故曰莫難於為令惟有至誠惻怛之心又有應機適用之智雖嚴廹趍事而寛裕利民之意行乎其中而後謂之才且良然亦鮮矣大興北京在焉事之繁劇異他邑為令而能久於其職者蒲城楊璉也璉始遊鄉校領薦書入館閣與脩永樂大典書成試事都察院有能名於是擢為大興令予未獲與之接而嘗察其為人葢當膠轕叢脞之際人不勝其勞也獨處之恬然

若豫定者而事亦無不治當時論者皆以為能予雖未盡知其所以及民者要其功效豈非予前之所云而可謂之才且良者乎天下之劇縣非一也使皆得若璉者為之豈有不理哉令天子加恩任職之臣進階為承德郎錫之勑命而追贈其親皆六品赫然光顯矣此天下為令者之所無也其亦可謂無負哉予始讀漢書循吏傳而慨慕其人思欲自試於一縣庶幾或與之齒然顧有其心無其才倘或遇甚難者則志不行而禍咎隨之

由是不復言為縣令於璉徒深為之歎羨而已矣璉以九年考績赴吏部在優等當得陞自以久去墳墓乃請告歸省將行稽勲郎中趙君文選員外郎吳君嘗與某同在舘閣求予文贈之予故為序以示其鄉人使知其所立如此而足以為鄉里榮也

送曾學正序

曾暹明晉吉水人為沁州學正三年矣方其在鄉校時予以翰林侍讀丁內艱居家江西按察僉事黄汝申因

巡歷過予予問學校之士可稱數者則以明晉對謂其經明行脩諸郡邑若此者無幾人予心識之其後明晉果領鄉薦在高等及試禮部乃得典教沁州知明晉者多不滿於有司予獨為之喜葢謂果得進士為要官砭砭於政務之繁有所未至則譴辱隨之豈若居師儒之位以所學教諸生使皆才且良己雖不為要官而要官乃自己成之之為愈乎而明晉亦安於其職會朝廷大新學政定學校弟子員務得聰明才俊之士而教育之

命御史會諸有司簡去其無良者御史之山西以明晉偕行使詳定其文而去留之其無良者造誣以起事事連明晉逮至京師得白將復歸沁州其友中書舍人胡靚海澄與諸士大夫作詩送之而請予序予念知明晉已久又所以期之也厚則於其去可愛一言乎夫學校之士未有不資於師以成者惟予廬陵之士可不煩於師蓋其得於家者多而又有朋友講習以進其學故師佚而功倍非予廬陵而欲佚以成功蓋難矣然聰明才

俊之士所在有之教之而不成此理之無者也為師者端其本於上所言皆聖賢之言所行皆聖賢之行導之以正持之以誠勵之以勤而待之以寛秉彛好德之心彼獨無也哉如是而有不成者未之見也予嘗察夫學校之士之所以不能成其才者師之學有未至而茍欲自佚也明晉之學既足以為人師士而得明晉為之師幸矣而又遇夫天子作興學校之時當盡其所以為教之道使為弟子者皆才且良而可以為公卿大夫則無

負於所學無負於所任矣今之達官貴人亦有自教官進者明晉果能善於其職而有作人之效則進於顯榮將不自兹始乎明晉勉之故因序其詩而為言如此此予相厚之意也

蕭先生挽詩序

蕭先生子上没幾三十年門人翰林侍講余學䕫乃彚次其哀挽之詩俾直序之直先考瓊州公與先生有斯文之好直為童子時先公以事去家未之學也及弱冠

稍知學而無所受業當是時獨先生與尚仁蕭先生在以經學教授鄉里尚仁先生性方嚴難事而先生色温氣和俯接後進循循有規矩一時從遊者非獨鄉邑之俊秀蓋有數百里負笈而至者先生通五經尤邃於書凡傳記百家之説靡不淹貫問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其為文章頃刻千百言皆有法度學者爭傳誦之直嘗以故人子謁館下先生誘掖獎進為言所以為學之道甚悉直得服膺焉然終以家累不獲朝夕在左右故卒

於無成先生雖不仕而以學行名天下洪武中嘗考校經書賓興取士聘幣交走其門號爲良有司以永樂缺年卒年缺十嗚呼先生已矣安得復有如先生者直嘗聞之洪武之初邑中諸老先生如陳海桑劉尚書與弟東原公直先祖竹亭先生與先叔祖御史公皆以文學德行爲望於當時又皆以成就後學爲務見故人子弟與鄉邑之俊秀未嘗不俯而教之惟恐其不爲君子諸老先生相繼没而先生獨紹其遺風寛厚樂易爲學者

所親異乎屑屑於世俗之末者使其得伏生之年則所成就當益盛而竟止於斯豈先生之不幸乃學者之不幸宜乎諸君不能已於哀也師生之義薄久矣學夔獨拳拳於先生既為之傳又彙次是詩可不謂厚矣乎是亦教之至也直常感慕先生不能忘故於學夔之命不辭而為之序亦因以寓其情焉耳

梁氏族譜序

蜀府紀善梁先生本之重脩梁氏族譜既成書其從子

叔車持来京師求予序按梁氏之先居長沙歴十三世有勝用者仕南唐始徙居泰和至今叔車之子二十世而彌昌其間為太守别駕登侍從職文史者累累有之始居縣東門外宗族之蕃園池亭榭登臨遊覽之勝彌望皆梁氏他族莫得間焉故鄉人稱其處曰梁家巷喪亂以来子孫散處而虚其地然故名號猶存則當時之盛可想見矣予嘗竊歎故家大族所以為望於鄉邑而能盛且乆者非以其貴富也仁義禮樂有以維持之矣

江出岷山滔滔汩汩踰萬里以至於海適然而與風遇其演漾而成文汹湧而為浪可喜可愕雖不同然特一時之觀而已非其所恃以為長也其所以長者有本故也欒郤胥原狐續慶伯皆卿大夫之家然當晉之猶競也而已降在皂隸蓋非素有本者猝然自奮以取富貴而仁義禮樂不足以維持之其子孫之降也固宜然則梁氏之所以久而盛者其所事可知矣梁氏居今柳溪自心易先生始先生蓋古君子而予不及見之而見畦

樂先生清文懿行以古詩名當時又嘗從用之先生在翰林其文行尤為大夫君子所推重本之先生蓋不異於其兄而叔車諸兄弟又皆篤學攻文循循守禮法論故家大族子孫之賢者莫先焉其續休趾美而維持梁氏者不既盛矣乎使其他之為子孫者亦篤修而不忘則其悠久盛大雖至於百世可也夫譜以著本源明世系使後人知其所自而善繼之者也予與梁氏世有連則於為其後者亦安能已於言哉故為序如此以告之

送鄭御史序

御史之於衆職其要且重可知矣盖任天子耳目之寄凡民情之幽遠賢才之欝湮吏事之壅底姦邪之隠伏御史皆得奏言之使上之恩威周被綱紀肅張而治道舉矣故凡内外百司之執事與夫豪民黠胥行有戾於道者往往憚之獨安常守分之君子沉欝而不振民有戚憂而不能以自達者則仰望焉是以豪傑之士欲有所建立者多樂為之謂得行其志而不撓於人也夫上

之所倚任者曰御史衆之所愛而畏者亦曰御史及其所至民無壅情士無抑志老姦宿弊消縮摧敗而無餘若是者誠足以快意矣然民隱當察也才滯當達也而或有壅蔽之者况乎姦弊之沉祕而誕謾之積久哉惟明者能見於深微如淵澄如鏡空物之妍媸不能掩也然所以致其明者去其利欲之昏焉耳明足以見之矣而或狃於私或牽於愛則不足以行之不狃於私不牽於愛可以行之矣而觀望前郤媕婀容忍亦惡足以成

事哉故惟明也惟公也惟剛以决也斯可以舉其職矣不然徒借為威重以震耀於人而曰吾受耳目之寄豈不戾哉予又見御史之難為也永嘉鄭道寧為國子生歷事刑部有能名其鄉之達尊少保戸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先生之所深愛者也令授官得廣東道監察御史當之南京道寧蓋所謂豪傑之士而樂行其志者歟於其行也中書舍人胡宗藴等及吾縣之大夫鄭君璘皆與道寧篤鄉邑之好求予言贈之予才不足以

適用而見御史之難為如此故相與言之亦欲勉其志以至於遠大也道寧其以為迂也乎

送劉僉事復職序

宣德元年三月河南按察僉事劉君士皆再考績來京師吏部以為稱言於上俾復其職士皆予同邑人且予昔考禮部貢士時所進者也故於其去吾邑之士在京師者相率求予文贈之予謂士皆學足以明理才足以立事既能稱其任矣而何待於贈言哉夫贈者有所增

益之謂言而無益非所以厚於士皆也君子之仕以行道也行道者之心惟恐善不及於人而人有不得其所者不以勸懲而有加損也然而必曰勸懲之者乃世之為治者之所為而君子不計焉蓋曰盡吾道焉耳矣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也君子亦猶是而已矣夫以養民為職者郡縣之吏也察吏之賢否與民之休戚者按察司之事也河南之民多矣而為之長者豈一二計哉因民之休戚

而求吏之賢否可得矣士皆其亦深覩而審察之也乎使夫郡縣而皆得一良吏焉以無私之心行無害之政蒞之以勤持之以誠雖甚繁且劇也民必有受其澤者矣南陽中年河南之屬也令之人豈不如昔之人哉而其他之所產者又豈不如南陽中年者哉惟無賢吏也則已矣決有之民豈有不得其所者哉然廉察而勸獎之此吾士皆與其同列之君子所宜加意也士皆令以績最稱於有司所以勸賢也然士皆獨非以行道為心

者乎以行道為心則民有不得其所者士皆得無歉然於中邪夫民之命懸乎吏而察吏之賢否系乎按察之官吏有不賢而肆於民上君子将咎其縱可不慎哉於乎士皆其尚加勉焉可也官成而怠也非予所望於士皆也遂書以贈其行

贈凌君詩序

凌君賢字彦能始以文學為教官後用薦舉起知湖廣之武岡河南之鄭州遂入通判應天府皆有名既而坐

累罷官居均州方其為通判時仁宗皇帝在東宫雅知之而其子晏如亦以才能見知遇仁宗即位晏如由吏科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日侍上左右於時方飭厲有位以興起事功命羣臣之任職者皆給誥勑得封贈其親上嘉晏如而念彦能特命冠帶以朝而以其子之爵位寵之今皇帝纉承大統於是錫之勑命俾歸老焉彦能父子感二聖恩德之無窮也相與詣闕頓首謝既而將歸湖州一時士大夫既羡其榮而又喜其子之賢也皆

賦詩送之而求予序予謂仁宗皇帝聖性天成好賢容衆故自即位以來凡甞任使之人雖遠近顯晦不同咸見褒録聖仁如天蓋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而又承之以今上之聖善繼善述是故有若彦能者誠可謂榮幸也矣然誥勅之初頒也仁宗皇帝甞語詞臣曰凡羣臣之賢者皆本於父母之教故推恩以及之非特勸忠且以勉夫為人子與為人父母者也於戱其所以風厲天下之意至矣然則被其榮者必當以報稱於萬一乎

令彦能歸矣其爵位之崇衣冠之盛錫命之華煜然雲漢昭回之光足以輝映乎鄉邑鄉邑之人必將起敬起慕皆以彦能顧其親而以晏如顧其子莫不勉為忠孝興自立於當時而彦能父子所以優游怡愉詠歌聖德以傳之萬世與夫夙興夜寐盡心竭力以脩其職者將無愧於古人矣故為序之如此

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沂田周氏以官學聞於世久矣自予官京師二十

年所見凡十餘人皆表然可敬者今年中教官選者又二人功載其一也功載兄功叙為翰林編修與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邇故功載亦辱顧予予見功載循循雅飭守禮而不自放心特重之今往教武陵予知其將為賢師也盖縣學之設所以聚縣人子弟之俊者而教之俊者聰敏而有才之謂也聰敏有才而不加檢焉則流於輕佻而無實故宜得守禮者為之師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其視聽言動必由於禮循習之久則有以成

其仁而足以為世用矣予知功載之將為賢師者以此也然予見教官多矣昔有一人焉年甚富志甚鋭類可以進於道者及至乎窮鄉下邑無先生長者以為之礪郡守縣令又每優容之於是猖狂自恣學不加脩而其行益悖夫以輕佻之子弟而薰炙於狂悖之師葢愈流而愈遠矣則於興學育才以為治天下之本者豈不失望邪故予又願功載之久而不渝也武陵常德屬邑葢水陸之衝其民足於魚稻之利其風俗亦頗淳質近古

然而有一不如古者婚嫁失時是也往年予友鄭宗顯典縣幕嘗廉察而訓戒之俗稍為之變今去久矣安知不猶狃於故習乎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謂非教官事可乎故予舉以告功載凡有類此者皆所宜盡心也士大夫送功載者皆以詩予因書其説以為序

贈鄭郎中序

鄭君文實之為文選郎中也有閨敏之才有恭慎之行

蔚然名著於當時盖鄭氏世家南城素以為善重鄉邑文實之所以賢於人盖得之家者然也故始自司務擢考功副郎已有名及其典選而名益顯今年考滿績居最既復任其僚友章尚文等求予作文以贈之盖美其成績而勉進之意寓焉予謂僚友之義缺久矣平居無事嬉然若相愛而娟嫉之意盖不能無也其能褎勸劘切而志於遠大者甚少今諸君之篤於誼如此則予雖不敏其可自愛不腆之辭不以為文實贈哉況於文實

素厚也乎夫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才知之明而任之當則天下治矣然自古為君者於知人官人皆不一一親也任人而已大禹嘗言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官人則有安民之惠雖驩兠輩皆不足以害政則知人官人誠治天下之本令之選司實此之任也文實受任於兹有年矣其名之蔚然者皆其才行之偉然者致之也文實其賢於人遠哉雖然予聞之君子之自脩也辟若登山然勉進而不已則身愈高人愈仰之然宦成而怠者亦

有矣以文實之才行因已然之效而進之不自怠且止焉將不猶登泰山之高而人之仰之愈不可及哉晉人謂郎官之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此則以名位言也才行既進則名位隨之矣文實兼之此僚友之所願也

袁添禄挽詩序

宣德元年二月予友吏部考功主事袁君添禄有疾不能朝其素與善者皆往來問候治醫藥及其死也又相與奔走往哭之且經紀其喪事俾其姪缺奉柩歸衡山

葬焉既又作為詩詞以哀挽之考功郎中章君尚文為
衰次成帙而俾予序憶予與諸君同取永樂二年進士
入翰林為庶吉士太宗皇帝與道右文擇二十八人使
讀中秘書以明道德之要而致文章之盛且以風厲天
下之人君與其間敦厚方直而勤學不厭其所為文章
必法古昔不肯苟同於衆於是二十八人者其居處同
其志意盖無不同及其後也或列官翰林或擢居郎署
遂出佐藩憲輔王國又或以老病而歸向之磨礲鐫切

殷勤款密怡然相樂之意已有不可復得之嘆況夙有
淪落之可悲者乎其在京師者猶幸有左右春坊大學
士曾君子啓王君時彦諭德周君崇述王府長史周君
孟簡周君恂如及尚文君與予八人者朝夕或相見於
朝得從容道舊故然皆縻於職任不能相聚如曩時嗚
呼孰知君又棄予往矣感念疇昔則予六七人者安得
不深嗟而痛悼哉君於二十八人中最為後顯人皆擬
君為大器庶幾遠到遭遇仁宗下詔求賢君首被薦舉

人皆以為駸駸且大用矣而竟止於斯豈非君之不幸哉而亦豈非其命也哉雖然古之不大顯而没者何限然能有善而見惜於人者亦鮮若君之存人皆以為君子至其没而哀惜之不置比之沒世無稱與夫齷齪而久生者其相去遠哉觀於是詩可見矣故為序之使傳焉

送蕭郎中考績詩序

初伯辰之知深州也太宗文皇帝廵幸北京予時以扈

從在焉伯辰嘗以職来朝得相見於其姻家退庵金先生所雅重周慎稱所謂太守者也而深州之民又往往道伯辰為政平易有恤民之心予愛之故伯辰以其饒陽八景求予題予皆為賦詩以別其後伯辰為州之政成有司㝡其課遂陞為禮部精膳郎中而予乃以憂去不知也今年伯辰以考績赴行在復主於金先生去予家甚邇而予以營職之勤不暇一相接葢與伯辰別十年而復来其相去咫尺乃不得邂逅以相慰籍通慇勤

而况於千萬里之逺哉人生會合之不可必如此可歎也方予與伯辰相見時伯辰髮雖頒白而意氣充然足以有為者也今去之乆計其髪加白矣而熟於民事老於世故是其心則壯也如此而為大夫於朝廷則措之功名事業其可量也哉古之人所以圖任老成者盖謂此也伯辰將歸金先生之子以其父命属予求贈言予謂伯辰之齒長於予其才識盖非予可及也予將何以增益伯辰也哉雖然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茍一日未

去其位則必思所以盡其職盡其職則必盡其道能盡其道則將進而至於公卿大臣之位不難也予於伯辰有願焉故書以為贈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槐雲書舍詩序

槐雲書舍詩若干首士大夫為新喻王立魁作也立魁之祖雲高年七十餘隱德弗耀鄉里皆稱為長者見立魁聰敏好學則曰是庶幾能立者乎故取王晉公之事以名其讀書之所而使力學焉泗水縣丞陳君仲器其

邑人也於予有同年之好而與王氏相往来思勉立愳於善以成其祖之志今年来京師求諸公為賦詩而請予序夫士之為學蓋必有藏脩之所燕休之居以寧其身樂其志然後能肆力於學而不厭此書舍所宜有也聖人之道載於書自脩身正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小大精粗無不備也讀之而後能知知之而體於身見於行事而無不善焉則君子之道得矣此人之所以貴於學也晉公之事偉矣蓋可謂仁也茍其心不違於仁而

行合天下之公則身雖不至於顯榮而子孫享其福禄於後此天之所以報也雲髙名其書舍如此抑喜其事而特表之邪抑將使立魁勉而至於此邪若喜其事而特表之則固王氏之偉然者也若將使立魁勉而至於此也則有其說矣夫槐非德也蘇子所謂德之符者也葢惟其德積於已及於人而施於其子孫故物之萃夫和氣者亦皆鬱然而長茂而君子於此觀德矣若以為魏公之盛而特由槐焉則種樹於郃者皆可以為稷植

檜於闕里者皆足以繼聖人奚可哉故予之所願於立
楒者讀書以窮理脩德以及人則今日之視槐雲書舍
與昔之所謂三槐堂者等矣予未識立楒因陳君之請
而為序其詩且道予之所願者焉

興國劉氏族譜序

興國劉氏族譜其裔敬夫之所脩也劉氏居興國東門
為大家其先盖彭城人遭遇兵燹失其譜牒其所以從
之故弗詳焉敬夫懼其世之不明而子孫之不能知也

乃自五世祖以下可知者録為譜圖欲以傳之逺圖成而請予序之予謂譜者所以著所自出而序其昭穆别其戚疏使子孫知所本源正倫理而篤恩誼不至如秦越人之相視焉者也然知其所自出而畧之不可也不知其所自出而强附焉亦不可也宋眉山蘇氏實出於眉州刺史味道世久而失其傳老泉先生斷自高曽而下録之為譜不敢强附以亂宗蓋尊祖敬宗之道當然也敬夫之譜其有合於是者矣予聞敬夫之尊府原福

君當元季冦亂倡義為城守卒能捍衛以完城有司以

鄉民多外應者將寘之法君為力救全活者甚衆其後

熊天瑞守贑州署君為總轄其時兵戈饑饉民顛連無

所訴君活之危亡者又不可勝計盖君闓爽慈良恱詩

書而力仁義故所為如此此所以克昌其後也歟敬夫

以君故得官今為徳州衛管軍百户其闓爽慈良恱詩

書而力仁義者盖一與君同也而事上之忠慕親之孝

尤有足尚者故一時宿將顯人皆知重敬夫觀君父子

之行如此則其後安得不昌也哉使為之子若孫又能以其父子為法而日篤不忘則此譜傳之百世有耀矣敬夫以嘗受教於予大父也感念之不置故亦愛厚予予因為序之以勸其後人云

送戴教諭序

吾邑戴彪文蔚自桃源訓導考績来京師得保昌教諭將行求贈言於予予謂保昌為南雄屬邑其地在庾嶺之下蓋南北之衝舟車之會也達官貴人往来由此者

冠蓋相望自守令以下奔走送迎無虚日有所不至小則挫抑之甚者求其疵而加責罰焉其劇且勞如此而教官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必静以寧其身然後得肆力焉董仲舒下帷以學至三年不窺園故能通天人之與而言立於天下後世此其故可知矣令子之為教官也將汩汩於車塵馬足之中以説乎人則廢其職將矻矻然於聖經賢傳之間以快乎已則為逆人斯二者予不知其所處也然嘗聞之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彼奔走送迎曲意承順以為說者皆非其道矣使其君子也將不以是為罪乎夫君子不說非道而吾必以其所不說者說之是不以君子之道待之也其可乎故予於文蔚有說焉凡職董教事者之臨吾邑也吾往謁之禮也其不然則否朝夕坐堂上以聖賢之道教諸生其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必使脩於身而見於言行之實則吾之職脩而於朝廷教學之意可以無負矣彼君子者聞之方且樂吾之所為安得

以非道之説為望哉不此之務而務以非道説人雖説之者衆而君子則愧之矣文蔚其慎擇哉故書以贈其行

送李知縣序

泰和李桓圭初為蒲縣典史有能名於汾晉間其縣令陳善佳以其屈於末位也上章薦之吏部試其文累千百言人皆謂宜在優選會有摘其微疵者遂報罷歸蒲從政之暇益閉户讀書為文其志不達不止也洪熈元

年詔求賢才可為守令者於是善住復以桓圭應詔吏部亦雅知其人試在高等陞授南陽知縣先是桓圭弟信圭由鄉縣察舉赴吏部試其為文得清河令一年之間兄弟二人皆為縣而皆以淳謹見稱邑之士大夫皆為喜李氏世居南岡里以貲產雄一鄉其曾祖英叔嘗為柏興路同知祖如春亦得南安推官自是而後六七十年而桓圭兄弟乃並仕於時其世澤蓋有存而未泯者予與桓圭自弱冠時已相識桓圭方從謝子方先生

學欲取進士後舉教官得典史而予已官京師故桓圭往來常過予今去南陽求言以為别則予安可已邪昔仁宗皇帝詔舉守令特以為民者國之本守令所以養民也故切切焉求之蓋欲斯民皆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無不遂者桓圭已試於縣其於安養斯民之道益知之熟矣今專邑而治足以行其志慎無負所以求之之意也夫為令者以至誠惻怛為本故曰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彼輕獧捷給馳騁以

見能矯激以立名者皆非篤於為治者也桓圭勉之唐岑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仲休為溧水皆有治績人稱之至今予又為南陽清河望也南陽太守陳侯正倫予同郡人清慎君子也桓圭為政之暇尚以予言質之

休樂軒詩序

休樂軒詩若干首士大夫為江勝克恭作也克恭為監察御史以端厚清慎著稱久矣前年出按交阯去京師

萬里外其所以自處者如平時會同事御史與彭進士有違言因論奏之強克恭聯署其牘事有失實遂連克恭皆罷官衆皆謂克恭宜具本末自明不宜含垢受抑克恭曰吾所遇如此盖命也尚何辭且安知吾之休不樂邪此軒之所以名而詩所由作也嗟夫世之奔走於禍福之途而迷溺於得失之間者非一人也方其得也悻悻然恣其所欲而惴惴恐失之及其失也則戚然若不可生者彼惡知所謂命邪夫命者非其所自致而至

者也苟非其所自致而至焉則受之而已君子何用心哉克恭慎於言行不足以致禍然卒牽連至於此是所謂命也而克恭安之謂非君子其可邪君子之戚忻不系於物仰不愧俯不怍斯可已誠如是也則無往而非樂况閒退之適邪故予序其詩而道其所以然使人知克恭非其他齷齪者比也雖然克恭之行著矣士君子之所重為治者之所急也予懼其不能久樂於此矣

贈劉教諭詩序

吉水劉昭子輝初為通城訓導既九年考績赴天官得清河教諭子輝留北京且半年以予為郡人因數往來相好也予始見其貌温氣清心已愛之迨聞其語道理及其所以施教之方作人之效皆井井有法予益喜而相與加厚焉夫治天下者以學校育才為本而凡游學校者未必皆不可教特患無賢者為之師耳有賢者為之師則其人有不成者乎今天下之學校多矣其人有顯者皆教誨之勤觀感之至也其不然者固皆寂然無

有聞豈其人性然哉蓋無啓發之者故其耳目至於如此也是以論治之君子未嘗不加意於學校而尤加意於得師清河淮安屬邑南北之衝也士大夫往來兩京者皆由於此其人頗質厚無淫靡之習夫以質厚之人而常見大夫君子之風流習尚固有感於中而其教易入令子輝往臨之以其素所教者施焉蓋其人之幸而亦豈非子輝之所樂乎予知其人之有成而顯者當相繼而起矣雖然有百里之邑行其政者令也而學校為

之首故豐其屋治其廪食復其差役以禮而奬勸之此令之職也然惟賢者能知此不賢者固將怙其埶不侮則慢之矣學校之不興其人蓋亦有罪焉清河令李侯予友也明經而有文蓋能用心於學校非其他可比令於子輝既同郡又同道必賓主相得以大施其教其人之成蓋尤易也雖予亦為之喜矣子輝將行中書舍人胡濙海澄率素與善者作詩以送之而予為之序

贈義民胡有初詩序

前年甲寅江西旱乙卯大饑畿甸荆湘尤甚江西之民告糴無所中家以下凜凜不自保姦民至操兵為惡而吉水近之其人雖守禮義不附和而起然亦不勝其饑公庚匱竭長民者深憂之燕山胡有初世以篤義重鄉邑謂其子曰吾視人如此吾食豈能下咽即發所藏穀千五百石以賑濟不責償於是邑中有餘積者稍稍出以佐縣官細民始得免於死徙有司嘉其義以聞上善之降勅褒美賜號為義民復其家禮部下其事於四方

使皆知有初之義與上之德意於乎有初亦榮顯矣哉今年謁謝來京師將歸其親友之仕於朝者皆作詩送之而請予序予謂成周之世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其曰恤者振給貧匱之謂也而又有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其教之有道而養之有備如此是以風淳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未聞饑餓失所者降至於秦盡棄先王之法一切以功利導人功利之習勝而親戚之恩薄況於鄉黨州閭奚有相賙相恤之義哉自是以

以來救灾恤民雖未嘗不加意然去成周亦遠矣我太祖皇帝聖德如天其愛民如子惓惓教之以善道於諸縣邑皆積穀以待其饑良法美意成周聖人不過也歲久弊生為有司者亦謾不加省向之積穀徒以資無賴陰欺顯奪蕩然無復存者蓋所在皆然一遇凶灾細民無所仰給而至狼狽者多矣此鄉邑之大患也猶幸聖教足以淑人心故有初能以義振民有同然之心者又從而和之然後民免於難有初之善在人其巨細可知

矣則旌褒之歌詠之豈不宜哉雖然水旱前世所有今則幸而濟矣因朝廷之所以教民養民者而致力焉使教之之道益篤而養之之備復完此則賢有司深長之計也故於序其詩而切言之觀者其亦亮予之心哉

贈邢克敬序

滎陽邢恭克敬之為中書舍人三年矣以稱職聞上賜之勅命贈其父為中書舍人母為孺人克敬念二親之不待也援例告歸焚黃於墓下上又賜之鈔而遣之其

友翰林檢討陳紀輩求予文以贈行蓋克敬久在翰林端厚勤慎又以能孝見稱於諸公諸公皆愛重之間居族生論人之才行可以用於世者未嘗不注意克敬及為中書舍人果能舉其官諸公又謂克敬不但宜於此使他任之將無不可者其為人如此則令之求贈言予安得拒邪予嘗聞之仁宗皇帝賜羣臣誥勑而榮及其親者蓋曰以勸孝也然豈特為其親而已哉忠者孝之推也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孔子以孝為德之本曾子

以涖官不敬事君不忠為非孝然則勸孝亦所以勸忠也忠孝之德具於人心而何待勸哉然必以是為勸者蓋激厲人心維持世道致治之法當然也克敬能孝於親而又加勸焉則所以效忠者當何如其至哉今歸其鄉父兄子弟見克敬之能顯其親莫不加重焉克敬其可不加勉蓋孝之推非止為忠也以之事長而順處姻族而厚待鄉黨而和撫幼賤而愛凡一言一行必盡其道惟恐或貽辱焉然後為孝之德成令之人有能脩其

職而為父母榮者多矣而於是或缺焉君子盖不能不慊然也予欲克敬成其德以副諸公愛重之意他日之顯其親將不止是也故為序以贈之

贈尚寶卿張君序

太宗皇帝在位之五年東萊張君信以刲肝愈母疾事聞上嘉其孝徵為尚寶司丞予時亦忝官翰林會朝廷有所制作日於奉天門用寶識之予與張君同事者二年張君疏達勤敏自朝至暮不少懈挾四書小學自隨

有代則退坐門左陛上出書相講論必究其理之所以然不達不厭稍間則坐公署學趙松雪書思必臻其妙乃已予嘗謂張君之兄以武畧得官而獨好文學他將家子弟不能及於是甚相敬愛迨事仁宗皇帝於東宮同出入者又二年謙和恭慎有加乎其初由是予敬愛君葢以心不以貌也其後予来北京而君留南京益勤於其職遂陞為少卿洪熈改元又陞為卿然予與君離合葢不常不能如曩昔之相親而心則未嘗相疏也間

嘗一遇即相與道舊故談笑如平時其於感上恩脩臣職則勉勉焉恐不及於他人之是非善惡若無所聞知張君可謂質厚君子矣今年張君為卿又九年當得陞上命加正四品祿俾復職夫豈無一官以處張君哉蓋篤念舊人不忍其去左右也唐虞三載考績三考而黜陟焉此常法也然能於其職亦未見有改者漢則增秩賜金而久任之至以官為姓氏此皆盛世美事也今張君蒙恩命豈非幸哉張君既復職其心蓋甚樂之異乎

他人戚戚於不得者大理少卿韓君翼與凡交好者求予文為贈予念與張君游處三十年相知為最深故為文如此使人知張君之非苟然者也

抑菴文後集卷十八

抑菴文後集卷十九

明 王直 撰

序

贈吳御史致仕詩序

吳君名預字和中南昌進賢人其始為建德令也有誠敬之心有廉正之行故事神而神感治民而民從子晟為監察御史有賢名滿三年朝廷舉封贈之典得以所居官封其父而和中適以考績來京師拜疏願棄職就

封上許之和中遂得封為監察御史致仕歸其鄉父子同拜恩闕下廷臣知者莫不以為榮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也君臣之欲相得父子之欲相成此人情之至也是故人君得賢以致其功人臣得君以行其道為父者有以成其子為子者亦有以成其父豈不上下俱榮哉然有勞於求而不得困於事而不知徒教而不見其成徒勤而莫遂其報此人事之不齊而亦豈非時也哉我國家用天下之才以興天下之治果能任職則褒寵其

身而光顯其父母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成厚於人道
恊於人情上下交而爲泰此其時也和中有子能恪謹
憲度以振厲於一時既不負君亦不忝於親由是得封
秩之榮享和平之福可謂非常之慶莫大之幸矣然予
雖爲之喜而亦爲建德惜之予聞和中在建德孜孜以
養民爲務必使田野闢學校興豪强者不得肆而善柔
者能自立與其所好而去其所惡盖有父母之道焉一
縣之民皆愛戴之如父母今雖躋顯榮以自處於閒佚

使一縣之人失其所依歸豈非可惜哉雖然道茍有以及人不必自已出傳之於子而施之天下風霜嚴肅之中而發生溫厚之意寓焉則其所及詎止於一縣哉民之受惠也多矣凡為之喜者皆為詩贈其去而求序於予因書予之意如此以為序

送周縣丞赴東莞序

宣宗皇帝在位之二年詔天下果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年二十五以上者舉而用之蓋以天下之大生民之

衆列聖涵育之久聲明文物漸被之深豈無間世之賢出類拔萃足以興道而致治者是以如是其求也久之吉水縣大夫舉周君式應詔式字崇式其邑桑園里人世以詩禮名家從兄崇述孟簡皆進士及第爲顯官崇式兄弟相師力於學問德業之進鄉邑罕能及者既至京上命諸大臣羣試於廷中皆以爲宜在此舉命試事於禮部一年又以勤慎著聞於是得東莞縣丞以去或曰求賢之科自漢以來蓋多矣未有如此之重者今惟得

佐一縣無乃非其意乎予謂百里之民奚止於萬哉所以足其衣食安其居處息其闘爭教之孝弟廉恥以成其人才而厚其風俗者縣令丞職也丞之位次於令而臨乎千萬人之上其道行其職脩使千萬人者皆得其所欲而安樂於太平之世其身之所繫不可謂不重也而可以副貳少之邪東莞在嶺南為望縣其人多讀書知道理閭崇式之來也必自喜曰朝廷不鄙夷吾民擇才行出衆之賢以撫我矣崇式能堅其所守而慎其所

施則教之無不從令之無不服一縣之人皆得其所而安樂之然後無愧於是科世之為丞者往往以其職自少而為令者亦往往以其職自多不復知有同寅協恭之誼道惡乎行而職惡乎脩於上之所任下之所欲豈不負哉君子不取也今之令東莞者予不知其人而知崇式不為是以其能行道脩職以慰民望也審矣於其行序以送之

李給事挽詩序

兵科給事中李蕃秀實之卒也士大夫哀惜之及其瘞皆為作挽詩使執紼者歌以送焉久之其弟蔚以賢良舉至京師持以求予序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秀實為漢中府儒學訓導作端本策以獻其言皆至理之要仁宗以為可用促名之既至而龍馭上賔矣宣宗皇帝擢寘兵科夙夜勤慎以稱職聞嘗奉命廵邊歸而奏便宜五事上益奇其才將進用之而遽以疾卒此其所以可惜也君子之學將以行之也而常患不遇其時遇其時矣

而常患不見知於上秀實之學旣成矣而遇夫可為之時又為二聖所深知居禁密任要官嘗推行其道以顯立事功傳之後世而不至於髙壽用不極其才功名不大著於天下豈非命邪世之人才不如秀實者多矣而爵禄壽考或過之謂天道其可信邪然斯人也生旣無可稱於人死而求一言以哀惜之可得哉秀實之言見信於天子而傳之史氏其利澤亦有及於人者則令雖早卒亦可以無憾矣比之無聞之人雖幸而久生於世

其得失輕重相去豈不遠哉故為序其詩而道之使覽者得詳焉

贈查郎中致仕詩序

予友禮部郎中查君今年考績来北京年已六十八矣且有末疾言於吏部願致其仕而歸尚書以下素知君坦厚勤慎不欲其遽去强留之乃復白其情於朝天子憐而許焉君名梓字濟海南康星子故家永樂甲申以明經取進士歷職郎署凡三十五年操持如一日未嘗

見有闕違在朝公卿大夫論仕者之能飭躬脩職不事表暴以譁世取名者必曰查君其於朋友尤篤義輕利於其所當為者常孜孜然為之惟恐未至無一毫顧計心君子謂查君之行可以敦薄夫則今之去豈但吏部惜之凡與君游者皆惜其去也而查君之疾有不可强留者則安能已於情哉予輩與君素相好於是皆作詩贈行俾予序夫士君子之學道將以行之也故少而學壯而仕至其老且病焉則致其事而去此義之當然也

查君惟安於義而已矣然而有如查君而不能然者豈非君子之所病哉南康在匡廬之下彭蠡之濵山水清勝甲東南而查君所居地又多良田深池茂林脩竹既有以自養又有以自適則今之去豈不樂哉然予聞之古之君子致事而歸有師道之任焉蓋朝夕坐里門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教里中子弟查君雖病不任事然口固能言也其勉於此亦可以報上矣何必居位從政然後為報哉待予他日歸老故鄉訪查君於龍潭之里

而觀其教之成也

送任御史致仕序

監察御史任君敬敏予友也其家與予家相距二里餘予弱冠時君已授徒里中數相與往來論經史君亦樂與予言無厭怠意未幾相繼入邑庠為弟子員朝夕同出入起居講論之暇探題為文章君蓋能益予予不能益君也後數年予竊第入翰林遂與君别又十年餘君亦登進士第留京師以相望之久而復得相接焉其心

懽忻和樂可知矣乆之朝廷以交阯未靖詔擇賢令撫其民乃得古藤知縣予留北京而君仕南徼相去葢萬餘里其跡踈踈而心未嘗不相親也迨罷交阯官守君始来歸艱難險阻之中卒保其名節不易其素守君子皆以君為難會御史有缺思必得賢材任之衆以為莫如君遂擢拜監察御史君剛嚴而不苛慎重而不迂出入中外皆表然有賢名今年以考績赴吏部自謂前在交阯觸鯨牙踐虎尾瀕以危者數矣幸而不死今諸病

交攻不復堪任事願放歸田里尚書以下勉留之不可乃言於上得致仕而歸嗟夫始君之學也思有立於當世既為賢令又為賢御史其所立者卓卓在人耳目今乃奉身而退於君得志矣獨念予與君交好四十餘年其受益不少今年近六十未能少自見焉君又遽舍之去則予將何賴而能有立哉思欲從君優游於江村林屋之下而國恩未報欲去不可君幸毋棄予時惠一言以教之使不至為小人之歸則庶幾於君無辱矣

贈何僉憲序

自學金谿人以明經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其存心甚厚用法甚平時人多稱譽之大臣薦其賢天子用為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地雜猺獠其風俗多獷悍守禮服義之民益少為有司者亦多鄙夷其民不以禮義治之且其身亦有自放於禮義之外者故無以服民心而慢政害治之患滋矣風憲之職所以振飭有司而一以禮義為治彼蚩蚩在下者豈無秉彛之良心哉袪其蔽移其習

使必為守禮服義之民則風俗變政治美矣風憲之職如此其重也自學之仕不十年而即當重任雖才且賢其可不加慎哉古之為風憲者必先治其身言必由禮行必循義身居禮義之中然後能以法治人葢法者所以治夫違禮悖義者也彼違禮悖義斯入於法矣然則禮義之不率而欲以法治人未有不及其身安能振飭有司使率循禮義以化導其民哉故予願自學加慎焉昔廣西按察司之初建也太祖皇帝命殿中侍御史尋

适為之使予先叔祖啓翁先生由監察御史陞僉事二公嚴重君子也其言行皆可為師法尋公嘗曰吾為風憲官不敢易其言言之必欲其可行其在廣西風績偉然吏畏而民愛之嘗因是而思世之仕者以言賈禍多矣況風憲官用法治人人所伺察而欲讎者耶然則風憲官固當秉禮義而言尤不可不慎也自學將行其僚友求贈言予亦厚於自學故盡言以相勉自學幸毋以為迂也

贈金參議序

正統三年十二月上命監察御史金敬為福建布政司左參議以大臣舉也同列之士既相與飲餞之復求予言以贈行御史要官也其始擇人必求明於理達於事剛嚴以治己公平以待人者然後任之於常職之外凡軍政民事他人不足倚辦者必命臨制課督以要其成功其職之重如此故任之久行之成器之充才之達往往亦非他人所能及由是大臣有缺多於御史求焉鮮

有不勝其任者故御史者大臣之儲也金君為御史有賢名其巡按西鄙而風績尤著公卿大夫皆重之及是舉也人皆為金君喜或謂御史以法治人者也百司羣吏有慢政害事御史得察治之而莫之能禦金君嘗為之矣今去為叅議任有司之責或有未至御史得而議焉職雖高其勢反出御史下金君當若之何予曰此非所慮也金君始擇為御史固如前之所云既在任久矣其才行當亦如前之所云誠如是將何所不宜孰得而

輕議哉然予有說焉諸君屬贈言於予者將少益於金君也虚言何益哉古之君子仕以行道必慎始而敬終彼宦成而怠者君子不貴也詩不云乎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位雖有内外之殊然能敬慎不懈則必安於其位而德進業脩福禄榮名蓋未艾此尹吉甫送韓侯意也請以是贈金君其亦諸君之意也歟

贈洪叅政序

聖天子重方面之寄以吏之賢否民之休戚所繫也故

於其缺則必命大臣舉賢而任之又命書其名於殿壁將朝夕覽觀以考其行而究其功求賢圖治之心至矣予嘗自歎君子之學道將以行之也然古之君子葢有有道者矣而或不見用見用矣或低佪於下僚沉鬱於散地而不盡其道若此者何哉上無好賢之君而下有蔽賢之臣故也今朝廷清明百度惟貞天子有堯舜之德而咨任大臣日夜注意以用賢為務是故人而非賢則已果賢矣未有棄而不用者此詢四岳闢四門之意

也又必録其名而省閱焉則率作興事屢省乃成之意也學道君子而遭遇斯時誠可謂幸矣於此而有不盡焉則亦何貴於君子哉洪君名豫字本立官於刑部有年矣詳慎而善斷温厚而能守諸公貴人多不識其面而皆知其賢會方面之臣有缺遂薦之於是用為山東叅政君子謂宜於其任於乎洪君足以行其道矣道之行則斯民受其惠然洪君豈能自惠其民哉山東郡縣之吏以數百計果皆賢洪君能如其志不賢亦必澄汰

之而後惠民之政得以行焉予聞世之欲澄汰下吏往往有不果者身不行道也身不行道而欲以道正人可得哉洪君君子也故相與道之且亦欲加慎焉耳他日行益修功益著予知洪君不止於是也因其僚友求予言贈行故書以贈之

送王憲副詩序

正統三年十二月詔以監察御史王讓為福建按察副使讓字體艮安成人為御史九年矣命下之日士大夫

皆為喜其鄉友翰林侍講劉球求樂合諸能賦者賦詩以送之而求予為序曰先生知體艮者也可無一言贈其行邪予謂體艮之賢大臣皆知之豈獨予哉且其任風憲久矣凡職之所宜體艮知之詳而行之熟矣非予愚者所能識而何取於予言雖然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試相與言之今天下之民既有郡縣統治之而屬於布政司按察司者所以治其不治而歸於治也夫欲其治必得其民皆安則莫急於課吏郡縣之吏無不賢則治

無不得民無不安衆人所共知也然為郡縣之吏葢難矣豈獨其才性之異哉尊而臨乎上與卑而有望於下者其情不能相一也狥乎己則必迕於物獲乎卑則必拂乎尊斯皆取咎之道也欲得其好惡之正而施其懲勸之宜若之何惟其仁而已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當理而無私心則好惡有失其正勸懲有失其宜者乎無也閩之郡八縣凡五十餘其為吏也多矣體艮與諸賢臨之其尚篤於仁

矣乎誠知其惡則去之若可與為善也則當維持成就使至於善民庶其有利哉大賢君子為國惜才者固宜如是不然予慮其繼之難也體艮以仁為務矣而予猶為此言此愚者之惓惓也體艮其亦有取也夫

贈按察使鄧君序

正統五年三月行在吏部言陜西缺按察使上命三品以上大臣舉賢而任之羣臣既受命則相與言曰陜西地大郡縣凡百餘内撫黎庶外制遠方東接雲中西極

甘凉以西皆重兵戍守屯堡相望文武之吏多至以千計閭閻行伍之衆不論也事之繁且劇可知矣雖各有任之者然齊之以禮約之以法使安於分義而興起事功則在乎按察司而使其長也必得守禮秉法寛嚴有度之士然後可姑退而察焉明日復相語於朝以為莫宜於監察御史鄧棨論既定遂以名聞上即用為陜西按察使聞者亦莫不以為宜鄧君字孟擴南城人永樂癸卯進士初受職廣東道有名久之以憂去會擇御史

之賢者分理天下軍政衆謂莫如君於是奪情起任事改山西道不苛不縱必盡是非之正而名益大顯令又以賢舉予知其治不難也凡陜西為吏者當必謹於禮法而有以惠下其民得惇本務實以充私養給公賦勇夫悍卒亦得專意武事以攘外安内皆孟擴力也然予聞之古之大賢之欲治人者必先治其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世之早進者既或昧乎此而宦之成者則又或怠焉此君子所歎也臯陶曰慎厥身脩思永彼其

昧與怠者脩之不慎思之不永故耳誠勉於是而德業有不久且大焉予未之信也孟擴老於事身脩而名立矣予欲以古之大賢君子期之故因其所厚者求贈言而為言如此孟擴其可取乎哉

贈孔君序

正統五年正月上以監察御史孔文英為湖廣按察使用大臣舉也孔君慶陽人初取進士出為令以代還拜監察御史丁内艱去時以軍政不治凡應受役者多以

巧偽幸免而平人受誣議擇賢御史分理之衆謂莫如君遂奏起君往江西君周慎廉厚每欲盡其事之詳明是非察情偽寛而不縱嚴而不殘江西之人皆安於其所為而軍事治少師楊公最重焉及舉賢命下首薦之衆皆以為宜於是而有是命聞者亦莫不宜之此無他公而已矣孔君將行同列之賢周君璪等求贈言於予予何以贈孔君亦曰公而已矣上之安養兵民法非不善也吏之不善而蠹弊生於是有失所者按察司之設

葢以謹憲度肅庶僚别其蠹俾各安其所而使其長也使果賢而為之佐者又賢則足以惠一道之人是一道之人之得以蒙其惠於使乎頼也其任之輕重可知然行有不公而欲如其志以治葢難矣周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此所謂公也如是吏奚敢不善蠹奚有不去而惠奚所不及哉予嘗謂任風憲者辟風霜肅物而生意存焉不宜以寛厚取名惟其公而已務寛厚以取名鮮不縱惡而長姦縱惡長姦人之

得受惠者鮮矣豈上所以用之之意哉孔君之所存所行有素矣予為此言者非以為不足於是葢欲其久於是也久於是而不渝孔君之福禄榮名有已哉故為序以贈之

送嚴克宏南歸序

華容岳州屬邑距北京葢數千里行者必兩月然後至而其邑之人多勤於治生力佃漁非有徭役未嘗去鄉鄙況涉數千里之遠累月積日之勞哉惟有志之士當

太平之世思盡天下之大觀乃能渡江漢出宛洛經趙魏之墟以至於京師縱耳目之見聞而恢廓其志意此其人豈尋常者可比邪嚴敬克宏葢右都御史陳公之戚華容之傑也有志於遊久矣嘗謂人曰今幸遭聖明小大之民皆有以自樂東西南北皆可往來而無虞此志士得遂之時也思天下之可以適吾志者莫宜於北京吾其行矣於是乃一來主於陳公之家既相與叙契闊之懷而致綢繆之意則以其暇日縱觀夫山川之壯

都邑之雄人物之繁麗政教之休明四方萬國之貢獻會天子有事於南郊又得瞻其容衛之美禮樂之著而天清地寧風静雲歛足以見夫聖德之感孚神祇之貺時和歲豐久安長治之福於此焉致美則大喜曰此足以盈吾志吾歸而與鄉人樂之誠非常之幸也予聞巴陵有大江之流重湖之險連山長林之蔽虧平原曠野之饒沃岳陽樓之勝可一覽而盡之亦天下之偉觀也甞思一遊而不克遂盍得於此而失於彼克宏居是

邦而能為玆遊是所謂兼得者也然則克宏豈予之所能及哉今之歸與故舊賓客談説而歌頌之必有繼康衢之謡者其謹録之使萬世有徵焉克宏将行都察院經歴熊尚初等求予文贈行予於克宏已有不可及之歎其可愛於言邪故為序以贈之

順理堂詩序

北京行部吏曹郎中萬仲寛名其所居堂曰順理之堂将朝夕覽觀而勉於是也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

學士曾君子棨記之矣仲寛將復求言於世之君子而請予發其端予謂理原於天具於人心而散於事物之間故自洒掃應對視聽言動萬事萬物之作止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理焉順而不違則於脩己治人之道得矣古之君子所以自立而不愧於天者如是而已夫既具於吾心行之無不至者知之無不明也使其心有所蔽而不能達焉將以理之似而施於言行之真則於夫脩己治人者固已背馳又惡睹所謂順哉若

夫蔽溺之深而悖戾之極者君子所不論也故欲順夫理之當然者則必先明其心其為之有序葢如此仲寛始為廬州推官入為工部主事再轉而為郎中其謹於言行非一朝一夕矣而猶惓惓焉者推其志將無間隱微必皆由理而後慊焉其所以存諸心者不亦君子哉予固欲成人之美者故樂為序之世之君子其必有同予者矣

禄養堂詩序

任倫字秉彞初以明經取進士擢監察御史未幾以外
艱去暨服闋來京師當復為御史念其母之老不可遠
去也乞為教官以便養得南陵縣教諭秉彞得如其志
則躍躍以喜曰教諭之居必有堂吾將迎吾親以養因
預名之曰禄養之堂士大夫嘉其志皆為賦詩或曰秉
彞任耳目之寄當得廉察中外而鋤姦植良摧惡佑善
使上之德有以及於下斯足以榮其親奈何眷眷於私
養私恩遂則公義虧其於四牡之詩不亦左乎予應之

曰君子義以為質義者制事之宜也使秉彞猶居是任則不可辭而去今去官久矣其為天子任耳目者不少若貪久去之任而遺已老之親無乃非所宜乎況為教官而以孝養為重是所謂以身為教於公義私恩亦可謂兼盡矣且予觀世之為進士者往往不樂為他官而獨喜為御史此豈有他哉樂其志之得行也及其居是官而能盡廉察之職以鋤姦植良摧惡佑善則誠美矣然而隨俗變化怙勢以自逞上孤所任下忝所生者蓋

不少此君子所為太息者也秉彝嘗當是任其志可謂得矣今乃廉於進取而篤於孝養此豈隨俗變化怙勢以逞孤所任而忝所生者之可同哉夫孝者必能忠廉者必不苟於利使其教行而為之弟子者皆能孝且廉豈非國家育才之意乎秉彝年未五十於事君之日長其所以自立者尚當於他日見矣予與或人言如此秉彝聞之則又喜曰此吾心也而先生能言之請書以為

禄養堂詩序

送胡主事詩序

文善蘭溪人始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恂恂恭讓人愛之久之擢為刑部主事益以清慎自持小大之獄必以情不自為輕重用是有譽諸公間今年尚書金公掇其屬之賢而久者請陞用之深有意文善而文善以病不克與衆皆惜之文善澹如也其在刑部蓋闕年天子推恩任職之臣贈其父刑部主事母為安人錫之勅命文善痛其親之不及見也請歸告於墓下將行其僚友皆

賦詩送之而屬予序初文善為庶吉士時予以憂去及其再來文善已擢官刑部不得從容相款洽文善以斯文之故每厚予予亦嘉其有君子之行心特重之則於序其詩可已邪夫封贈之典所以勸忠與孝也蓋能事君然後得顯其親既得以顯其親則益思所以為報者故曰勸忠與孝然忠孝者君子之德也有不待勸而然況復有所勸則其務此可不加厚矣乎雖然得之者衆矣而其間乃有不能愜於心者何也夫既錫之寵命又

予告而給之費上之德至矣其感激當何如也而去者多樂於自便有久於外之心而忽忘其所以圖報者則夫所謂勸者徒以資其榮觀而已可不可哉孔子謂君子懐德若之何其不懐也文善之所存固異乎此然猶相與道之者葢愛人以德之意亦冀文善之速來以成其遠大之業毋負衆之所望也

序魁星圖

昔丞相信國文公始魁天下時嘗書魁字一於廬陵鄉

校中其大盈丈又自為之贊以明其志且以期後之人及丞相貴顯用事盡心王室孤忠大節真與日月爭光益天下一人而已議者謂足以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非虛語也丞相既不可作其所書魁字刻諸板壁而猶新後之君子觀其書而思其人風聲氣烈足以使人起敬起慕況鄉郡之後進乎哉國家設科取士尤厚於往昔洪武甲子泰和領鄉薦者二人邑人龍仲章以纖素為大旗繡魁字於上張其門以華之用丞相遺意也自

是而後相習成風蓋久而彌盛永樂庚子以明經中選者又二十人而陳珩彭顥與焉其姻戚廖文思思所以華之而耻同衆人乃命畫者取魁字之形肖為像以貽焉名之曰魁星其用意益奇按史記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蓋主文章輔拂之事然則文思之所以期待某者不亦遠且大哉畫既完復以求予言予既為序其事如上又為之言曰士之所以為道者學古而已國家之

所以待士者亦曰以古之道用於今而已有司以文取之而將究其實行焉因吾鄉先賢之所存而達於古昔聖賢之所施以事君而澤民豈非君子之道哉昔丞相為諸生謁歐陽文忠公胡忠簡公楊忠襄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之祠而歎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其後之所立卒無愧於數君子為之後進者可不以為則哉然則某往詣南京對大廷遂魁多士階顯融則有以慰文思之心公事之暇往丞相祠下而拜謁焉仰容貌之如

生思聲光之未泯必將感慕興起而思所以無愧焉者矣此予之所願也魁云乎哉故為序

衍慶堂詩序

士之能世其家誠可謂難矣何哉葢前之積者當於我乎繼而後之來者亦於我乎法不有以為繼則將墜其前不有以為法則莫裕其後此世其家之所以為難也夫前人之能卓然立者豈一日之積哉詩書禮樂之習孝弟忠信之行為之以漸體之以誠持之以久然後能

卓立而自振其意亦有望於後之為子孫者也後之為子孫者因前人之澤而疏導之使遠而無窮引長之使流而不息斯其所為賢子孫者矣萬安郭部巖伯恂與其弟仲侃季誾葢可謂嚴氏之賢子孫者也嚴氏本泰和大家自南唐以來代有顯者葢其文學才行有足重於世非特以貲力富也其析居郭部者幾世矣然皆不失前人之望伯恂之尊府所達尤以才智重於鄉鄉人號之曰達泉前禮部侍郎劉公子高為書達泉二字以

華之而尚仁蕭先生為之記至伯恂兄弟皆讀書有孝友之譽克充廣其田廬而益思所以繼前裕後者於是命其堂曰衍慶之堂其志可知矣夫慶者福之謂而有其本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而詩人所謂自求多福者必本於永言配命是豈可苟得哉自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萬事之作止而皆循其理焉則善斯備矣福慶之來孰禦哉而後又有以繼之者則善澤之長其又可量邪彼勃然而

興忽然而亡良田巨室不能終其身及其子孫者葢其所積者異也嚴氏之先既以善受福傳之於今葢五六百年矣伯恂兄弟又以善自勉而疏導之引長之使其子孫亦能如其志而誠於善則嚴氏之福豈有已也哉予與嚴氏有世好而未得與伯恂兄弟遊然聞之熟矣因其甥王維用特取進士在京師得諸公衍慶堂之詩而求予序之如此既以示其兄弟又以歎夫能世其家之難也詩凡若干首

湯氏族譜序

湯氏本泰和盛族居縣北之甘溪上其室廬相接如鱗次如櫛比他族罕有比者故鄉人號其地曰湯家坊予始入鄉校時得與如川遊因識其弟如塤如箎與其姪伯紹仲敬皆讀書有才行善談論道理達事幾之宜而如川君尤闓敏坦亮文章翰墨為一時所推其後又得拜其尊府均義先生端厚謙和不妄言動有古長者之風皆予所愛重者然前輩之愿慤後來之秀美者尚多

惜予不盡識之矣其族屬既盛而先人之遺址不能以盡容於是如川兄弟與伯紹輩稍擇便地而析處焉仲敬則與諸族人尚居其故處然皆可以朝夕相見其倫誼固秩然在也仲敬尤慮其久而或疎矣乃因舊譜而脩明之來求予序予謂古者大家世族皆有維持之法葢立大宗以重其本小宗以聯其支歲時有事於大宗之廟則舉族之人皆在焉其昭穆尊卑不可得而紊也此合族之大法也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於是著之譜

牒使雖分而不殊雖逺而不亂後世子孫得以考見其本源而不失親親之意蓋庶幾古人維持之法也仲敬之惓惓於譜其用心亦厚矣哉夫湯氏之居於此幾世矣而子孫之盛尚如此則前人忠厚之積可知矣如川與予同舉進士入翰林嘗擢拜給事中天子欲老其才而後用之惜未大顯而卒繼世德之厚而啓子孫之賢猶幸有如塤伯紹仲敬輩在也為之子孫者復能如其志而篤於倫誼勉於德善相與維持之則湯氏之福蓋

未艾而此譜雖傳之百世有耀矣故為序

送陳教諭之沙縣序

予友陳素徽貞以詩經中永樂乙未進士第將試於政矣徽貞則曰吾志在教化政之所施與教之所成其效之巨細可知矣即以情白於吏部得漳州府學教授人皆為徽貞喜之徽貞意若不甚慊者曰教官以道淑人也非可以甲吏視也吾家居時見貴人達官之過郡者太守以下亟送迎稍不如其意則洗垢索瘢沮抑之窘

辱之不貸也吾見而惡焉其好惡之義明能助教道增士氣者少矣教諭居下縣其奔走之勞寡而講授之樂多吾愛之令而得漳州將不有吾之所惡者乎在漳州幾年例以剩員徵至京師即復以情白於吏部願為所謂教諭者得沙縣以去其意甚樂也士大夫喜薇貞之得如其志皆為詩以贈之而屬予為序予謂教諭者美風俗成人才之本系焉其任不輕矣而世之不為進士者乃得為教官其道可知矣而為進士者皆樂於有為

其意不當方面之寄則為郎官御史以震耀一時而於教官不屑也故能安於恬退以教道自任如吾㣲貞者宜為人之所重也夫得英偉之才從容於一堂之上講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使脩於身化於鄉待之以誠積之以久則人才盛風俗美美由是進而任之於四方推吾之所教者以達於用則其效豈細哉是安可輕邪沙縣素稱富產之邦其人之陶於教化也舊矣今又得㣲貞以教道自任其人才滋盛風俗加美可必也予

故為序其贈行之詩而樂道其志如此使人知徽貞之非苟焉者也

金華阮氏族譜序

金華阮榮遠以其所脩阮氏族譜因監察御史嚴君繼先求予序蓋榮遠兄榮善好賢樂義嘗與繼先相好故繼先為求於予也按譜其始祖曰蘭蘭二子孚瑶孚之子明明之子廣廣之子放自孚以後多顯者傳至榮遠十七世矣阮世故陳留人漢末曰瑀者為曹操記室有

才學建安七子瑀其一也瑀子曰熙為武都太守熙子曰咸仕晉累官至散騎侍郎終於始平太守二子長瞻為東海王越參軍年三十而卒孚避亂渡江為安東參軍累官至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至州而卒年四十九無子以從孫廣嗣此前史所載可考者也今譜載孚之父曰蘭無所謂瞻而有曰瑶者為之弟又載孚之子曰明為太平知府而以廣系焉豈咸音訛而為蘭歟晉之官有刺史太守而無曰知府太平於晉

為姑熟縣又改平湖其後或為鎮或為軍宋太宗升為州國朝甲辰始升為府令云孚有子明為太平知府豈非誤歟又孚之時有阮放字思度乃顗之子畧之孫與孚齊名官至交州刺史放弟裕字思曠嘗為東陽太守其後累陞皆不就卒於剡山盖阮氏之異派令云放為廣之子豈廣之後別有所謂放歟抑紀於國與譜於家者固自有詳畧得失歟予不能知也然孚始渡江居金華郡志所謂蠟屐亭金貂亭皆孚故事其遺跡猶存則

乎為榮遠始祖無疑獨經晉元以來至今千餘年而阮氏之傳始十七世何其踈闊如此其間必有失傳而不可考者作譜者强欲牽綴而反使人疑之此其失也古者列國皆有世譜漢去七國未久也而燕自名公至惠侯九世已失其傳次名謚太史公作燕世家亦因而録之不敢有加焉其後蘇老泉為蘇氏族譜自眉州刺史味道而下失傳者皆鈌之而詳其可知者皆所以傳信也南豐曾子固自序其世沂漢都鄉侯以接子輿子晳

可謂詳矣而歐陽公不以為然豈非欲其傳信哉此作譜者所當法也嗚呼譜之作所以著本源明昭穆辨親疎而仁義之道行焉三者或失則為誣祖為亂倫賊仁害義故君子慎之阮氏之先德盛矣故傳至於今未艾也今之子孫益惇本原之思嚴昭穆之序謹親疎之别服仁蹈義以不愧其祖宗則將愈遠而愈盛矣此蓋榮遠作譜之意也予為序之而考論如此蓋欲榮遠於此宜盡心焉鈌其不可知而詳其所可知庶幾司馬氏蘇

公之法蓋尊祖敬宗之道當然也亦予相厚之誼也

送副使嚴君詩序

宣德三年六月丙午監察御史嚴君孟衡以績最拜浙江按察副使孟衡與予皆江西人其始為御史也予嘗喜從人問其所為皆曰孟衡方直敢言遇事侃侃必極其理之所至不苟止曲從人見其然也徐而察之而知其中之所存者亦不異乎外孟衡可謂賢御史矣予為之喜蓋喜其出於江西也及其有是除也予又問其宜

不宜於人皆曰孟衡之為御史嘗出按外郡具知吏治之得失民情之戚忻凡其所行無不當理故煜然有名夫其專决於事已如此則今出佐憲臬有不宜者乎孟衡可謂賢副使矣予又為之喜盖喜浙江之人之遇也國家設憲司十有四而浙江為之首非特以其邇京邑也蓋地大人衆所以制其吏治之宜而遂人情之所便者比他處尤難今其居是任者皆一時之俊選而又得孟衡以其所嘗施者而施之辟順流而遇風峻坂之走丸

有不足以喻其快且易也予知浙江之為吏者葢無肯為非義而民無失所者矣然予私念之凡民之生必資衣食以自養夫既有所養然後能奉令承教而易與為治浙之民數十萬其亦有不得所養者乎孟衡之咨諏度詢宜無先於此苟有然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疏剔而蠲省之斯可謂理矣不然孟衡雖才且賢欲求如其志以治未見其得也此予之過計也予既厚孟衡而其友監察御史李君笴等又求予言贈之予故道予意如

此以為贈孟衡其或以為然也夫

送曾君序

聖天子在位厲精圖治詔天下舉賢才而用之不問於已仕未仕盖帝堯明揚之盛意也於是予友曾君仲濬起謫籍授新化縣丞曾君自洪武中以邑庠生歷事於吏部時方壯年英才竒氣往往出人上久之得青州幕僚又改海州為之守者皆以曾君賛畫為能每聽其所為而皆稱治永樂中自海州考績赴京師選留寘兵科

俾練習其事而任焉未幾奉命使廣西經畧邊事歸奏稱旨遂陞授工部都水主事益以才能見重於人會大疫工人多死上以為不之恤於是例得譴謫盧龍知曾君者皆惜其去及其復用也則莫不歎羡以為宜或者曰曾君任官久矣其才誠適於用苟得專一州猶將優為之顧乃使佐一縣惡足以盡其才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貴乎有以惠下官雖尊民不見德焉則取訴益甚惡用其為尊官也哉使曾君得賢令而佐之宣布天子

仁民之澤使皆足於衣食勞役均賦税平則民將皷舞之曰此丞之賜豈不愈於居尊而受詬者哉且得以其暇日娱意於山水之間觀夫田夫野老醉飽遨嬉咏歌聖化豈非樂之大者乎大凡仕者身安功立而有以自樂則善矣位之榮庳奚足校哉曾君聞予言大喜曰此吾之志也詩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王先生之謂矣而予亦自喜其言之得也遂書此以贈其行

贈曽御史序

予友曾泉本清自為邑庠生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與予相從者將三十年其言謹於禮行謹於義予愛之京師士大夫知本清者亦莫不愛也今年冬授監察御史當之南京徵予言贈焉予謂本清知足以明理才足以立事其於御史之職葢宜矣而何取於予言哉憶昔與本清家居時所見御史衆矣其以事而臨吾邦也寛嚴得體操縱有度者葢多焉昏墨以自敗者不論也其閒飾乎外而侈乎内者有矣毛舉細務而忽大體者有

矣嬙婀容嘿而枉直失措者亦有矣肆威以虐下怙勢以侵官者亦有矣吾邑前輩老長之有見於此者往往公其是非以教後進以謂朝廷之置御史所以儆官邪振綱紀摧惡而佑善者也夫人之難知事之易惑自古然矣而必有理焉理之可者予之其不可者則從而正之虛心以觀理而已矣而何為是紛紛也哉彼其紛然於事而不能當乎人心者理不足以勝私故也斯言也其殆所謂確論者乎予聞而欲試之久矣而不予試也

本清今去為御史也其擇前之所善者而從之可也夫御史之職當世所甚重故其秩滿則去理大藩典大郡不細矣然常樂御史之勢者得之反不樂焉此無他素不能以理自處且處人也故亦慼夫人之加己而為是戚戚也本清其益務循理而已矣予言迂也豪傑之士之所厭聞者也以本清之相厚故竊言之蓋欲有警而自勵焉非敢白於衆也本清其果有取於予言也哉

送徐永滔判官序

永滑金華人始領鄉薦入太學當仁宗皇帝在位時銳意天下事擇賢任官以興治理而於近侍之職為尤重甞命太學擇諸生之賢而有才者六十人衆未知所用既至命翰林考第高下以聞予忝預其間凡二十人在高等明日有旨二十人分涖六科俾練習其事未幾皆授給事中而永滑在吏科人皆謂仁宗皇帝慎於用人令永滑輩遭遇如此莫不歎羨以為榮及是以外艱起復改授安陸州判官人又謂永滑之才宜仍在侍近今

乃走數千里佐一州矻矻於簿書期會之末不亦左乎
且今給事中往往得佐六卿副臺憲其次猶得任方面
而永滑獨淪於外非其志也予以為不然夫設官分職
以治民也故古之任官不歷州縣不得登侍從蓋能知民
事之艱難然後能致君而澤民此有志之君子所樂也
永滑佐一州安知其不為遠到之地乎而何鬱鬱於其
去哉且以崇卑進退為忻戚者常人之見也夫人之生
豈不有命乎居近未必皆顯榮在遠未必皆淪辱要當

盡其道而已州縣之職世所謂民父母也永滑以愛子之心愛民足其衣食捄其疾苦節其力使不困保其安使不危憫其所不知而教其所不能則其道盡矣詩所謂豈弟君子則福禄萃於其躬誠如是則亦安能久於外哉永滑將行其友監察御史包德懐求予文贈之予故為序次其言既以解或人之意而又以為永滑勉也

贈姜推官序

太宗皇帝在位時詔修永樂大典一時善書之士皆徵

入館閣金華姜諤預馬諤俊爽有才在衆人中穎然自
異衆由是奇之書成得都察院都事改監察御史久之
出為武昌推官今再考績來京師㕔其課俾復職需九
年而後陞用焉夫御史推官秩等耳其事畧同而其勢
不同推官之政行於一郡隨所至而皆得行者御史也
故有志之士樂其勢之得行率喜為御史幸一為之則
毅然自用於郡守或不之禮况推官之同等者乎一旦
出守大郡亦崇矣輙沮然自失則為推官可知也惟謹

厚君子以禮法自治凡有施於人者視禮與法當何如不苟為輕重故其出入進退皆裕然自得已既不以為嫌人亦莫得而議之予之所見有此二者誤之為推官能安於其職而事無不舉豈嘗以禮法自治而非矜已傲物者之比歟不然何其自得如此也夫仕者之更踐中外自古有矣今之制猶古也豈仕於中者常伸而在外者常屈且滯歟無也就使有之君子尚論其道之能盡與否能盡其道則屈者未嘗不伸不然雖伸猶屈也

況其必無者哉然則仕於中者可無矜而在外者可無慊矣某之歸當思益進其道别是非振寃滯有以副朝廷欽恤之意則福禄之來莫之能禦詩曰求福不回蓋此之謂也太學先生陶永成謨之鄉友也求予文以贈其去予故道所見而反覆推言之既以慰其意而亦以勉其進也

送袁君致仕序

袁君本譙始以材藝舉於朝授漢陽三淪河泊官既又

除雲南之曲江廵檢君天性静重祗慎所職所至事舉而人安之歷十六年未嘗有毫髮之過今年秋以考績來京師將進用焉君則亟以老疾辭遂得致其事而歸嗚呼可謂榮也已夫當可為之時而抱有為之器不以官職之崇卑地里之遠近致其材力而行其所志使職修而業著名立而身榮及其老而倦也則退處山林之下優游以自適此固士君子之所樂而亦朝廷所以恵養老者之意也然而有異焉蓋人之所處者未必皆同

也故有欲其志之行而不得得之而不能佚於老者矣此未暇論也其有溺於富貴之中而樂其口體之奉僕從之是矜賓客之是娛一旦致其事而歸則非復前日之盛出無與游而居無與處倀倀然如旅人之無歸則身雖閒不樂矣此固無恒者之為也而吾袁君則不然君吾邑故家嘗以多貲甲其鄉其先人之所遺於君者甚厚令之歸蓋無所不樂也有室廬之安有田利之入園池足以供釣游之娛山林足以養幽門之趣衣冠之

族聯姻而接好不在東阡在西陌杖屨過從可以朝往而暮來而又有縉紳先生可與游講説周公孔子之訓以適其性情戒族人之子弟與鄉人之子弟使去惡而為善以共適於太平之世其樂可勝道邪是可不為喜且幸歟君之子克俊嘗從予叔祖御史公游有相知之雅其姪闕則又予女弟之夫也故於君之歸合交游之能文者賦詩以餞而予書其所可樂者為序以慶之使知所以喜且幸也

送陳侍郎致仕序

古之君子四十始仕七十而致事葢自其方强以至於既老用之者三十年而已耳酌其盛衰之宜而為進退之節使才者得及時以效於用老而倦者亦得安閒娛樂而無累於心待人如此豈非厚哉君子之仕所以行道也自洒掃應對致知格物以求之及夫道明德立而後見於用始於事人終於長人由事之細微而極於遠大行之三十年之久其功業著於上下葢竭耳目心思

之力以為之矣而謂視聽不衰經綸規畫不異於前者葢少也然猶不釋其位而一煩以政使之疲精神困筋力而不得自遂焉此之謂盡瘁以仕詩人之所刺也如是則於老者薄矣故七十致事使之安且樂者所以為厚之道也然非遇清明之世以仁逮下而能行此亦鮮矣禮部侍郎東莞陳公自其始仕至於今五十年文學政事表然為當世名臣其裨益於朝廷利澤於黎庶事多有足書者今年踰七十自謂衰老不及於前乞致事

而去上不許疏再上乃許焉夫初不許者蓋惜公之賢而留以自助然而卒許之者亦所以厚於公也於乎上之仁如天之仁也公將行尚書毘陵胡公侍郎武城王公與諸君子皆知公之德盖惜其去而不可留也俾直致一言以寫殷勤之意直亦喜古之道之行於今而公得自遂也故為序以送之

送郭憲副序

蘭陽郭君原字秉中為監察御史滿九年適陝西按察

副使有缺大臣薦君以為宜於其職上即命為陜西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歐陽廣洙輩以贈言屬予予嘗自謂按察司之職所以儆官邪正百度使在位之君子有所恃而立小人有所畏而歛然後庶事脩羣生遂其任之重可知然所以舉其重固有道矣予在京師久凡當是任而問言於予者好以仲山甫之事告之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公而已矣果行一出於公固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也有恃而為善之意堅有畏而為惡之心

沮則庶事有不修羣生有不遂者乎然所以能者學問進脩之益也故其詩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惟其如是故能成柔嘉之德而天下國家之大任繫焉究而論之豈特可為今按察之職而已姑舉其近者言之予所告者衆矣君子不予貶也豈以其言為可取也乎彼其悻悻然自以為無施不可卒之吐剛而茹柔使為善者怠為惡者肆庶事隳而羣生瘁豈不謬哉郭君以科目入官其學問進修有素矣及為御史亦常以公自任也今去

為憲副特舉此而措之耳予知其足以勝重矣而猶為此言者蓋亦謂無以易也且世之仕者能如仲山甫亦可矣故以是為贈郭君其有取乎哉

李氏重脩族譜序

吾邑李君子能以其族譜來京師告予曰吾李氏始自長安來居前程自前程而又分為六族至於今蓋幾世矣蕃衍盛大子孫多至千餘指吾懼其久而或昧也乃取吾高祖成玉府君所為譜而增脩之且刻諸梓以惠

於吾族之人使不忘夫本原之重而敦夫孝弟之心敢以序為請按譜載其十一世羅山縣尉謙所為序云前程之系實出於唐紀王慎考之舊史王乃太宗子王之子七人長曰續王東平先覺次琮膺秀獻欽並為武后所害惟澄以幼獲免神龍初以澄嗣王生光祿少卿行周行周生資川司馬建建之後文捷文紀流離竄逐而史遂失其名焉文捷之後六世至資淵以軍功授進武校尉又一世子林為沅州司理其後又有桂陽主簿喆

河南太守諂黄州司户叅軍紹祖以至於羅山府君元至元中有晦翁者又主贑之㑹昌簿其以恩賞入官以明經選舉者比比有焉其見於譜而可徵者如此夫自唐以來盖八百餘年其間可喜可歎者多矣而李氏之子孫乃能不失其衣冠之舊至於久而益盛豈非其前人之澤有以維持之歟然予聞之名家大族所以顯聞而不朽者非獨富貴之謂也盖有其本焉茍無本以植之則夫顯聞者將遂泯然者矣此古之人所以貴乎立

德立功立言而他不與焉李氏之先嘗盛矣使為之子孫者益能脩其孝弟忠信之行而勉夫詩書禮樂之習愈久而愈篤則所以光顯其先人而封植後代者將愈遠而無窮矣此子能之意也故為序之以告夫為李氏子孫者子能質厚周慎鄉邦稱之蓋能世其家云

和集堂詩序

和集堂詩一卷士大夫為崇仁楊思立作也初思立無恙時哀其兄弟早卒二室之孤遺無所依誓不分財異

居以撫存之寡妻得安其守孤子得遂其成一門之内少長有禮秩然其序薰然其和此堂所以名也思立既卒子自新能如其志自新為刑部主事於是思立之善浸有聞士大夫遂形於詠歌自新既裒輯成卷而以求予序予謂詩三百篇不必皆出於士大夫而當時之事賴以不朽詩之所詠本於父子夫婦兄弟者多美述倫誼之重性情之真百世之下有以見夫王道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故曰詩可以觀思立之所行於家者蓋天理之

自然人道之當然非有待於詠歌然而必詠歌之者此諸公秉彜好德之至也録而傳之豈獨以著思立之美凡有同然之心者豈不於此興起也乎詩蓋不待序而傳也然詩人之意有難以言盡者是宜於序發之一家之親父子兄弟夫婦能各盡其道而無乖爭凌犯之風夫是之謂和懽忻交通慢戲狎遊蕩然而不知檢此易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世俗之和鮮不至於是思立之和其家三十年固已盡其道矣繼世而保之其亦審

於是與昔者詩人詠歌文王之德既以雍肅言矣至美王姬則又云肅雍者葢王化之所成也和而敬文王所以刑其家王姬所以宜其家也凡厥有家而内外思盡其道可不取以為法哉自新之子孫尚勉之則足以繼前人之美於無窮矣

抑菴文後集卷十九